

目的颤抖和稀缺占用

□ 蒋丰

小时候课本里面有个故事，是欧阳修写的《卖油翁》。就是讲一个射箭的人很骄傲，遇到一个卖油翁，卖油翁在油瓶口放了一个铜钱，然后一勺油倒下去，油从钱孔中穿过，一点都没有溅到铜钱上。射箭的人很惊讶，卖油翁说了一句话：“无他，但手熟尔。”

如果你有过穿针引线的经验，你会发现，盯得针孔越紧，手就越使劲，抖得越厉害，这就叫目的颤抖。换句话说，目的性太强时，你就会开始颤抖，无所适从。

所谓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，大概就是这个道理。因为你在其中，人家在旁边看。离得远一点，也就看得清楚一点，你离得越近，越专注，越看不清周围的东西，就可能陷得越深。所以，专注是好事，但不要太专注，有一点高度和全局意识，有一点系统的价值观，会事半功倍。所以每当我看到那些打了鸡血一样一定要成功、一定能赚钱、一定能火起来的人们，虽然我比较欣赏他们的自信，但更多的

还是怀疑最终的结局。目前的经验是，墨菲定律还是最有效的，就是如果倒霉事情可能发生，那么最后就一定会发生。

哈佛大学有一项研究表明，稀缺的资源会占用你大量的注意力，然后导致这个资源对你来说会更加稀缺。比如贫穷的人缺的是金钱，而混得不错的人往往缺的是时间。两者惊人的一致性就是，你给穷人一些钱和给富人一些时间都无法彻底改变这种情况。因为在长期资源匮乏的情况下，人们对这些资源的追逐，已经完全吸引了这些人的注意力，以至于忽视了更有价值和创造性的東西。比如，在你特别穷的时候，你会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如何省钱上，比如一些穷游攻略、如何在某地花多少钱生存的攻略、怎么生活更省钱攻略等，很多省钱攻略，都会让人花大量的时间去研究，从而丧失了更多的时间去研究如何能赚更多的钱。最可怕的是，他们还会洋洋得意地认为自己占便宜了。那些苦心研

社会

究手机性价比，无限对照参数的人，都会买一些发烧的手机。时间宝贵的人情况也类似。比如有太多的事情要处理，就只能忙着一件一件去处理，而无法有一个宏观的思想去安排长久的工作，工作也就成了一种应急的模式。这种情况我体会蛮深的，所以我喜欢看电影的原因是，我可以在两个小时内什么也不想，专注地做一件事情，从而挽救我日益碎片化的注意力。

所以古语有云，救急不救穷。因为你就是给穷人钱，他花掉之后还是会穷。大家缺的不是钱和时间，而是需要正常的思维和心智，减少过多的干扰和焦虑，淡定地对待，然后长远地思考。

所以老爹一直告诉我，钱永远只是附加值。后来一路实践过来，确实是这样的。当你开始踏实地去做一件事之后，坚持下来，慢慢你就会发现，价值有了，钱也就随之而来了。

——摘自《联合日报》

生活

你是个“糟糕的演员”吗

□ 曾昱

我们每个人都有社会化功能不良的一面。

什么是社会化功能：在家里，你是一个好老公、好妻子，你要做个好父亲、好母亲，在大家族中，你需要是个好儿子、好女儿、好兄妹、好哥嫂。在外面，你扮演着好员工、好领导、好兄弟、好闺蜜。我们总想平衡好一切，里里外外各种人际关系。

但几乎每个看似游刃有余的人，内心都如履薄冰：他们会不喜欢我了？

于是，“看起来很稳，但内心实则很慌”，成了大多数人的常态。也难怪那么多人声称自己内向，哪怕那些看起来外向得不行的人，都会这么说。这并不是谦虚、隐瞒或故弄玄虚，而是内心真实存在的慌乱，让人不敢明目张胆地声称自己在社会上如鱼得水。

社会化永远是一个过程，而不可能有终点，毕竟它背后的含义是“角色扮演”。如果社会化有一个终点，那意味着“角色扮演”有一天可以“以假乱真”，人们将完全失去独立的自我，融合到每一个社会角色的要求中——作为丈夫，你是努力挣钱、为家庭奉献经济的；作为妻子，你是辛勤劳动、为家庭奉献自我的；作为儿女，你是孝敬父母的；作为员工，你是忘我工作的。

你看，这种种角色之间，或多或少还可能存在冲突，怎么可能同时饰演那么多角色呢？

从各种角度去看，我们都可能完全社会化，总会保留一些独立自我，用我们自己的理解去扮演各种社会角色。这理解之间的偏差，就构成了群体与群体之间，对于各种角色标准模型认知的冲突。

我们不想和伴侣争论，作为丈夫或作为妻子，在家庭中“应该担负的责任”是什么。我们不想和领导或员工争论，作为团队成员，我们在工作中“应该承担的职责”是什么。尽管我们不想，但现实是我们不得不去面对这些争论，有时甚至是冲突。

于是，社会化功能不良的一面就出现了——在冲突中，我们内心的平衡被打破，饰演的“社会角色”支离破碎。

有一个现象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：“为什么人们开车到家后，会独自坐在车中发呆？”很多人都分享自己的故事，表达对这一情形的理解。人们发现，车门是一个分界线，推开车门，就回到了柴米油盐，你是父亲、是儿子、是丈夫，但唯独不是你自己；相反，在车上，发呆、抽烟、听一集交通广播，这一刻，从躯体到灵魂都属于你自己。

从这个角度看，社会化功能不良这个原本心理病理的重要分界线，似乎就有了新的含义——它是我们对抗“社会角色扮演”的内在动力。

目前全球最流行的心理病理是抑郁症，它所带来的最大的社会功能不良，也逃不过社会关系。常见的抑郁症中，有人无法扮演“好的子女”，有人无法扮演“好的员工”，有人无法扮演“好的榜样”，有人无法扮演“好的父母”。这并不可悲，而是常态；又或者这挺可悲，但可悲是人生的常态。试图修理、回避这一常态的人们，便容易陷入抑郁的旋涡。

——摘自《南方人物周刊》

■ 赐稿邮箱：dtwbzj@163.com ■



等我为你摘朵花

□ 淡蓝蓝蓝

她喜欢抽烟，用食指和中指夹着，下巴微微抬起。在日光好的时候，背靠着小院门口那面石头堆砌的墙。她喜欢看言情剧，泪点低，总是为剧中人唏嘘，情急的时候甚至会嚷嚷着让我去把结局逆转重新写一遍。她喜欢一个人远行，曾经坐着最慢的绿皮火车，穿越过半个中国。

听起来，她还真是个文艺的少女。但事实上，她和文艺半点也不沾边，她甚至都不知道“文艺”是什么。因为，她是我外婆。

据说我小时候有一个最磨人的时期，必须让人抱着，还只能站着抱，那段时间，是外婆带我。但那时的我是没有记忆的，只能脑补，想象着那个折磨人的画面。

等到我的记忆开始成形，已经被接回了城里奶奶家，所以童年里的大多记忆都和奶奶有关，一点点长大的我和外婆并不亲近。爸妈工作都忙，一年才带我回两三次外婆家。我坐在她家的炕头上，规矩矩像城里来的客人。而外婆，只是把许多好吃的放在我的面前。她和我说话，我就很有礼貌地应答。

我长大之后时常纳闷，为什么我那么尊敬她、热爱她，却难以主动亲近她？这真是奇怪的逻辑。或许在她的心里，我也是个奇怪的外孙女。冷冷的，像只养不熟的小宠物，让人心寒。

后来的年月，生活越来越忙碌，过年过节去看她，看她的脸变得越来越皱，牙齿掉光了。我们依然如小时候那样，一问一答，气氛怎么都热不起来。

一直到我几年前突遇意外住院，天才刚亮，她跟着舅舅们过来，他们去处理问题，她就在我床边坐下，抓着我的手。我忽然想到过去那么多年，我和外婆生疏得连拥抱都没有，这还是第一次记住她掌心的粗粝与温度。那时的她已经八十多岁了。

在我住院的日子里，她每天都要过来坐一会儿，也没有太多的话说，就坐在那儿看着输液袋。有一天有朋友送了大捧的花过来，她显得特别欢喜。我问她喜欢什么花，她咧开没有牙的嘴说，就是老家墙根那一大排南姜花，秋天里黄灿灿的，真好看。

日光从墙上缓缓西移，那一刻，她脸上的皱纹在光影里显得特别柔和。

人的情感真别扭。不见面的日子里，我常常从我妈那里打听外婆的近况，看见合适的衣服总想买给她。但偏偏彼此面对面的时候，那份情感就显得特别含蓄隐秘。

后来我想，我们大抵是同样的人，总是被动的一方，不擅长主动表露。她不似我的奶奶，从小到大，一见面就先伸手过来揉揉我的头、摸摸我的脸。而外婆总是那样，你不靠近，她就隔着距离看你；你不伸手，她便也触不到你的温度。

而偏偏，我们都是同一类人。或许会心生向往，却总是止步不前。

夏天的午后，有暴风雨将至。听邻居说，她倚着墙抽烟，忽地就倒下了。

我在另一个城市，抱着襁褓里的婴儿，听着窗外的风雨声哭了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害怕。我想着等天晴了就去看她，让她看看我的小孩。我想告诉她，这个小孩也像我小时候一样爱磨人呢。

但风雨反复无尽，人生却总有终章。

我还想握一握她的手，我想记得那令我眷恋却再未靠近的温度。

九月，老家的南姜花终于开了，黄灿灿的一大块，却又在一夜秋风后，花叶凋残。岁月残忍，不及爱字出口，天地就已转换。

一生永诀，连梦也无。

——摘自《意林》

点滴

泰森的答案

□ 石舒清

拳王泰森接受中国记者采访，其中有几个问答值得一记。

一、当被问及一生中最为特别的体验时，泰森说：“我自身的经历是别人所没有的。我的一生大起大落，‘功成名就’与‘大起大落’都在我身上上演，同时承受这些本身就是特别的体验。”

二、当被问及对自己性格的评价时，泰森说：“以前太容易愤怒，然后就失去了控制。但现在我要学着克制和忍耐。这两者本身就是冲突。这是对我自己的惩罚。”

三、当被问及对什么事曾经很看重，现在却不看重了时，泰森只回答了一个字：“赢。”

——摘自《散文选刊》

误解

□ 东东枪

知道被旁人误解是天经地义的常态，与知道身边亲友的表扬、鼓励不可全信一样重要。有了这两个信念打底，能活得轻松些，可以心安理得地做一个基本不靠别人的赞美而存活、也不因他人的指责而愤懑的人。

这听起来或许有些消极，但其实，不对理解有所奢望，反倒会对那偶尔闪现的默契更加珍惜。作家廖一梅有名句说：“在我们的一生中，遇到爱，遇到性，都不稀罕，稀罕的是遇到了解。”我想，也就是这个意思。

稀罕，才值得稀罕。

——摘自《广州日报》